



水仙

何葆国 著

长篇小说

历经苦楚的女人像水仙，只需要一点点水，
便可以在严寒的冬季里，开出灿烂的花儿来……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水仙

何葆国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仙 / 何葆国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552-5284-9

I . ①水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6704 号

书 名 水 仙

著 者 何葆国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68068026

策划编辑 高继民

责任编辑 刘 迅

封面设计 毛 增

照 排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2次印刷

开 本 32开 (787mm×1092mm)

印 张 6.875

字 数 120千

印 数 2001-4000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5284-9

定 价 39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: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当代小说

第一章

1

“卖花喽 —— 卖花 ——”

水仙出生时，不断有卖花的农妇挑着两筐水仙花头，从产房后面的圩尾街走过，一边走一边拖长声音吆喝着：“卖花喽 —— 卖花 ——”

林芹菜痛得在床上打滚儿，一边蹬着脚一边大喊大叫，叫了几声又开始号啕大哭，眼泪、鼻涕流了满面，五官扭得都变形了，声音往尖里飚去，又蓦地朝下降，化为连绵不息的呻吟。

苏百叶站在床前，有时出手帮她把蹬掉的被子拉上来，更多的时间是束手呆立，眉头一直是紧锁的，心情很复杂。这林芹菜是她的姨表妹，家在圆山下的村子里，父母死得早，几个哥哥有的成了家，有的还是罗汉脚，拢总也就几丘旱地，和村子其他人家一样，每年种一些水仙来维持生活。她的大哥想把她嫁给邻村一个木材商做填房，二哥想让她和同村一

户人家“姑换嫂”，她坚决不同意，扬言哥哥要是敢逼她，她就到父母亲的坟前吞断肠草了结性命。她那横眉抿嘴的表情，没人怀疑她只是做做样子，这是“死给人埋”啊，谁还敢逼她呢？有一天傍晚，苏百叶在羊肉街意外地遇到了林芹菜，一问，她竟然是到城里来找自己的，因为迷了路，一时找不到家门。苏百叶当即就大声嚷嚷起来，你运气真好啊，要是我没看到你，你晚上就要在街头过一夜了！那时林芹菜手上挽着一个布包，满脸惶恐。苏百叶牵起她的手把她带到家里。因为苏百叶的老公在马铺影剧院做经理，在这个小城里多少还有一些人脉，第二天就把林芹菜介绍到一个大户人家的厨房做帮工。不久，林芹菜经这户人家大少爷的介绍，来到国民党马铺县党部做杂役，开头只是烧烧水搞搞卫生，她低眉顺眼，手脚勤快，大家对她都很满意。党部书记长庄元茂是泉州人，单身住在马铺，每天西装穿得笔挺，皮鞋擦得发亮，很有点洁癖，原来都是自己做饭，现在发现这个新来的女杂役也是个挺爱干净的人，就让她给自己做饭。有一天晚上下大雨，庄元茂把林芹菜留下来吃晚饭。你看，雨下这么大，你也回不去。庄元茂说。他从地上搬起一坛酒。这是人家送我的糯米酒，你看我都还没开封呢。那天晚上，林芹菜第一次坐在庄元茂的对面，受宠若惊而又畏畏缩缩地吃着碗里的饭，筷子一下都不敢往桌上盛菜的盘里伸。庄元茂连喝了

两碗糯米酒，起身到外面屋檐下的尿桶前痛快撒了一泡尿，回来时顺手把房间的门闩插上，脸带笑意地朝林芹菜走去。林芹菜似乎早已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，庄元茂张开两手从后面抱住她的时候，她连忙把手上的碗放到桌上，整个身子发软地落到对方的手臂里。庄元茂没有遭遇到像样的抵抗，便策马挥鞭长驱直入，屋外漫天哗哗响的雨声掩盖了他亢奋的叫声。林芹菜和庄元茂的事，苏百叶直到林芹菜肚子有点显怀而庄元茂又突然失踪，方才猛然察觉。这时已经是1949年8月底了，动荡的时局已经逐渐明朗，大多数人都看出来，当下这个政权气数就要尽了，马铺城里许多有钱人家收拾细软往台湾跑了，城外不时响起一阵阵沉闷的枪炮声，街上有学生公开张贴大标语也没有警察抓了。大多数人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、观望着。对林芹菜来说，肚子里的动静她并不害怕，她最担心的事儿是庄元茂的行踪，那几天他明显一反常态，到漳州去了几天，一回来就关在宿舍里清理什么东西。她敲门敲了很久才开门，发现他刚烧完纸张，衣服上还沾着灰烬。她什么都不敢说，尽管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，但是没有任何名分，在他射来冷冷的一瞥之后，嘴里的话不仅咽了回去，全身还不住地发抖。第二天一早，林芹菜来到庄元茂的宿舍门前，发现门没关，推开一看，只见屋里一片狼籍，脑子里不禁轰隆响了一声，立即明白最担心的事情还是

发生了。茶几上有几块银元压着一张纸条，林芹菜扑过去抓起银元，拢总是五块袁大头。那一张纸条，她知道肯定是庄元茂留给自己的，那些不认识的字像刺一样猛扎进她的心。她惊慌失措地赶到苏百叶家里，苏百叶的老公谢经理帮她念了纸条：

请原谅我不辞而别，这年景我已自身难保，也无暇顾及太多。我在泉州本有家室，此次拟渡海往台，你肚里的婴儿尽速处理，以免后患，区区五元聊补家用。

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，林芹菜一听完就软瘫在地。

一夜之间，解放军开进了马铺城，很多人跑上街头去看那些传说中无比神勇的解放军，发现他们其实长得也跟大家差不多，笑眉笑眼、和和气气地，满口说着难懂的北方话。林芹菜肚子里的孩子闹腾得越发厉害了，她整夜整夜无法入睡。家里的哥哥这时也知道她在城里被人搞大了肚子，而那男人又跑路了，一个个气愤不已，声称跟她断绝一切关系。苏百叶帮她用四块银元在圩尾街买了一间两落式的旧厝，她总算有了个安身所在，但她的心一直没有着落，一会儿想干脆一死了之，一会儿又想要把孩子生下来，一会儿又想到哪

里寻一服猛药把孩子打掉。她的心思反反复复，街上改天换地的喜庆全然和她无关，她终日坐在床头，不是哭泣就是发呆。苏百叶三天两头就来看她一下，给她带点吃的，陪她坐一阵子，劝慰她几句。苏百叶说，你现在觉得苦了，是啊，做人哪有都是爽的？林芹菜怔怔的一言不发。苏百叶突然叹了一口气说，你倒好，一下子就有了身，我可是结婚五六年了，想怀也没怀上。林芹菜抬起眼睛，羞愧难当而又充满同情地看着表姐，一时也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这时辰，面对林芹菜声嘶力竭的叫喊，苏百叶又生气又无奈，因为自己至今尚未生育，没有底气骂她，只能烦躁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小声点，屋瓦都被你叫飞了。”

苏百叶懂得一点医学，虽然自己没生过孩子，但她帮人接生过孩子，有人用本地话讽刺她，“自己背金斗，却要替别人看风水”。她根本顾不上那么多，表妹要生的是私生子，她不帮忙还有谁来帮忙呢？

“卖花喽——卖花——”屋前屋后的街巷里，不断有花农的吆喝声传来。水仙上市，这年关就要到了，再穷的人家也要买一粒花头，剥开外面褐色的鳞皮，把花头供在一只钵子或一只碗里，放一点清水，过几天那花头就长出又细又长的茎来，那茎上就慢慢开出六瓣的白色花朵，然后从那花朵心里开出黄色的花蕊。这就是马铺人的年花，清清爽爽的花

骨朵,芳香扑鼻,让人感觉这日子还是很有盼头的,值得好好地过下去。苏百叶转身走出房屋,叫住一个挑着花头叫卖的农妇,买了一粒已经抽出长茎的花头,把外面的鳞皮剥掉,从桌子下面找到一只缺了一角的碗,装了一点清水,把花头盛在里面。

房间里弥漫开一股淡淡的花香,林芹菜慢慢就安静下来了。苏百叶判断她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临产,就回家去给老公做饭。解放军征用了影剧院,她老公谢仁厚是个外地来的客家人,并不是老板,甚至连股东都不是,只是受聘的经理,所以被继续留用,每天忙得不可开交,因为有一场庆祝建国和元旦的晚会要在那里举办。苏百叶回家做了饭,等了很久老公才回来,匆匆吃了饭又走了。她临出门时想到应该给林芹菜准备一点儿吃的,就做了一小锅鸡蛋煮龙眼肉汤,用一只饭甑盛着,提在手上往圩尾街走去。

走到林芹菜的房门前,苏百叶有点儿疑惑,里面怎么一点声响也没有?她叫累了?推开门一看,不禁大惊失色,只见林芹菜坐在床上,两手抱着一个全身光溜溜还有血污的婴儿。她把婴儿的正面转过来给苏百叶看。“你看,你看,没长柄,查某团(女婴),罔食(随便养)啦。”林芹菜说。

苏百叶看得目瞪口呆,张大的嘴巴许久合不拢,向前走了几步,说:“你、你、你生了?”

林芹菜说：“你又不在，我只好自己断脐了。”

苏百叶发现母女平安，林芹菜轻松得像个无事人一样，也不由松了口气，心里啧啧称奇，连忙说：“我去烧点儿水。”她放下手上的饭甑，看到桌上碗里的水仙花居然开了，白色的花瓣，黄色的花萼，静静地散发出一股清香。

“这个红婴仔，我看就叫作水仙好了。”苏百叶说。

“不要，罔食就好了。”林芹菜说。

“还是叫水仙好听。”

“叫罔食就好了，罔食罔食、罔食……”

这时，林芹菜手上的婴儿大声地哭起来，她说：“安怎了，叫你罔食你不欢喜？你又没有含着金汤匙出世，你以为你很贵气啊？能罔食就不错了。”

苏百叶烧了一锅水，装在木盆里，掺了冷水试了试水温，就从林芹菜手里抱过新生儿，说：“哪个人不是罔食的？罔食就罔食，只要好摇好带，快长快大。”罔食被放进木盆的水里，立即就不哭了。肉软软的一团，带给苏百叶一种温柔的痛惜的心底发热的感觉。苏百叶把她洗干净了，穿上肚兜，包在包袱里，然后轻轻地放在床上。

林芹菜吃完苏百叶送来的鸡蛋煮龙眼肉汤，捧着空空的饭甑发呆。苏百叶对她说：“我真是太服你了，现在你还不累吗？出奶了吧，给罔食喂几口。”林芹菜像没听到一样，

出神地呆坐着，苏百叶推了推她的肩膀，说：“哎，哎，你怎么了？”林芹菜还是一动也不动。

苏百叶发现事情有点麻烦了，林芹菜像是突然被施了法术一样，身上丢了魂，眼神空洞，一发呆就僵住了，更麻烦的是，她没有一滴奶水，罔食哭得涨红了脸，她也只是发呆。

“我回去给她做米糊。”苏百叶说着，她走到门槛边，又转身回到床前，从床上抱起包袱包着的罔食，林芹菜一点阻拦也没有，这让她有点惊喜交加，把罔食紧紧抱在怀里，像是捡来的一样，急匆匆往家里赶。

苏百叶把罔食抱回家，一路走一路看着那张粉嫩的小脸，心中荡起一阵阵怜爱的柔情。这时她油然而生出一个占为已有的念头，但是她立即告诉自己，这个念头不好，不能这么想。

抱着罔食进了家门，苏百叶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母亲，先把她安放在床上，包袱上再盖上一条薄被，接着就刷锅煮米糊；她一手抱起罔食，一手用汤匙舀起稀稀的米糊，嘴里吹着气把它吹凉了，轻轻放到罔食的嘴边，慢慢喂着她，只见那花蕾一样的小嘴张开了，吸了一口米糊，咽了下去。这时，苏百叶心里就像开了花一样，不是一株，而是十几株、几十株、成百上千株，一望无际的水仙花地，晶莹发亮地一起开了花。

苏百叶给林芹菜带去一瓦罐的鱿鱼排骨汤，没有把罔

食带去，她居然也没有问起，这让苏百叶窃喜不已。

林芹菜看起来神思恍惚，一点儿胃口也没有。苏百叶说：“这么好料，你不吃一点吗？就是你老姆侍候你坐月子，也吃不到这么好料。哎，你发蒙了？”她推了推坐在床头的林芹菜，“敢是在想那个跑路的家伙？”

突然林芹菜哇地大哭起来，苏百叶吃了一惊，原来那个不负责任的庄元茂，是她心头的隐痛，提不得的。看着她放声大哭的样子，苏百叶有些尴尬，说：“别这样哭，很伤身体。”不说还好，林芹菜哭得更响亮了，心中郁积的苦闷全都要掏出来一样。

屋外的街上传来“卖花喽——”的叫声，苏百叶转眼看桌上的水仙花，有两根花茎向下倒伏了，没刻过的水仙花头，长出的花茎总是比较容易伏下。她把倒伏的花茎扶起来，向碗里加了一点水，用一块小石子压在花头上。林芹菜哭泣的声音传过来，掀起一股气浪，又把水仙花茎吹倒了。

苏百叶不想再管，加上心里牵挂着在家里睡觉的罔食，便转身出了房间，把门轻轻带上。

林芹菜号哭了一阵，感觉心里平静了许多，便停了下来。她也饿了，那瓦罐里的鱿鱼排骨汤已经冷了，她还是大口大口地吃得干干净净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就睡了过去。

她做了一个冗长的梦。梦境里影像斑驳，时空倒置，声

音时隐时现,所有的面孔都多长了一只眼睛,那第三只眼格外地闪闪发亮。她看到了死去多年的父亲、母亲,还有庄元茂,他拿着一把刻刀在一只水仙花头上刻着,他每刻一下,那第三只眼睛就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。梦境越来越混杂,模糊不清的人来来往往,她无法意识到自己处在什么位置,一会儿似乎是从高空俯瞰众生,一会儿又像是潜入地里变成一只花种,梦境中间有一团飘忽不定的影子,突然像旋风一样把她卷起来,吞噬了……她喊了一声,从梦境中折起身子,惊悸未定地抚着胸口,更是被眼前的真实场景吓坏了。

房间里不知何时进来了三个持枪的人,他们穿着军装,表情严肃,锐利的眼睛四处瞄着,显然是在查找什么东西,有一个人还拉开了方桌的抽屉。

“你、你们……”林芹菜声音哆嗦了。

那个佩着盒子枪的军人显然是个领头的,上前一步说:“我们是马铺县军管会的,有人揭发你和前国民党书记长庄元茂有利害关系,我们这是来搜查的……”

“那家伙早跑路了,你们有本事去抓他,来找我做什么?”林芹菜冲动地嚷起来。

那人走到了床前,抽了两下鼻子,说:“你这态度很不好啊,你要有清醒的思想认识,和庄元茂划清界限。”

这时那个弯腰翻抽屉的士兵直起身,枪刺不小心碰到

了桌上盛水仙的碗，哐当一声，碗掉在地上摔破了，水仙花茎也折断了，那花蕊就像孤儿一样可怜兮兮地躺在地上。

林芹菜全身不住地颤抖，猛地钻进被子，身子蜷成一团地包在被子里。

第二天上午，苏百叶来探望林芹菜时，发现她紧紧包在被子里不肯出来，额头烧得发烫，问她怎么回事，她也不吭声。苏百叶看到地上摔破的碗和折断破败的水仙花，更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她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，最严重的是她还在月子里，这病很古怪，很可怕。她想，应该找个先生来给她把把脉，开几服药。她真的是这么想了，但她没有行动，而是从天井的水井里打了一桶水，浸湿了毛巾，稍微拧了几下，敷在林芹菜的额头上。但是她的手刚刚离开，林芹菜的手就把毛巾揭开，从被子里扔到了地上。

“你生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”苏百叶有点生气了。

“不用你管……”林芹菜的声音从被子里传出来，显得瓮声瓮气的。

“我不管你，谁来管你啊？”苏百叶真的是生气了，“那个姓庄的早就不管你了，你两三个哥哥也不管你了，这世界上也就我这个表姐还可怜你，想管管你。”

“原来你这么好心，”林芹菜掀开被子猛地坐了起来，“你把罔食藏到哪儿去了？快还给我。”

听到“罔食”两个字，苏百叶心里就紧了一下，像被人抓住了把柄一样，放低了声音说：“你不是没奶吗？一滴都没有，罔食吃什么？再‘罔食’她也要吃点物件嘛，我把她带回家，做米糊给她吃，我这不是帮你养孩子吗？”

“她是我生的，不是你生的。”林芹菜冷不丁丢出一句硬硬的话。

苏百叶这下也挂不住脸了，好像心思被人看穿一样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，是你生的，我这就抱来还给你。”

“我不要，不要……”林芹菜又钻进了被子里。

苏百叶气恼地转身离去，还没走到家门口就听到了罔食的哭声，赶紧小跑着跑进家里。包在包袱里的罔食哭红了脸，往下面一摸，原来是尿湿了。苏百叶给她换了尿布，取出早几年就准备好的小夹袄和披风把罔食裹紧了，放到床铺上，然后就生火把早晨吃剩的米糊热了，喂她吃了几口。苏百叶想，应该请个先生去给林芹菜看看，她病得厉害啊，这当下把罔食抱回去，她能管顾得过来吗？苏百叶为不把罔食送回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正当的理由。

吃午饭时，苏百叶对她的老公谢仁厚说：“芹菜病了，发烧说胡话，你下午请国医堂罗先生给她看看吧。”

谢仁厚嘴里含着饭点了一下头。

晚上谢仁厚回到家里，对苏百叶说：“我下午带罗先生

去给芹菜看病，她不在家，房间里没人。”

苏百叶愣了一下，心想这查某（女人）真是疯了不成？她能跑哪里去？苏百叶轻描淡写说了几句别的，让老公照看一下罔食，就出门往圩尾街走去。

推开林芹菜房间的门，尽管屋里光线黯淡，苏百叶什么也看不清，但她可以感觉到房间里没有人，只有一股空寂荒凉的气息飘荡着。

“芹菜，芹菜！”她还是叫了两声，又摸黑走到床前，手在上面摸到了一床空空无人的棉被，棉被是冷的。

苏百叶走出房间，站在圩尾街上转着身子看了又看，这街上有些人家已经在吃饭了，门窗缝里漏出昏黄的煤油灯光，还有训斥孩子饭粒掉到地上的声音。在街上来回走了一趟，曲里拐弯的地方特别留意地察看了，都没有发现林芹菜的踪影。苏百叶心想，她不是发烧了吗？能跑到哪里去？敢是发烧把脑子烧坏了？

就这样，林芹菜蹊跷地失踪了。圩尾街人本来就了解她的底细，没有人看到她走出自己的房间，更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转眼就到了1950年了，原来叫作“新年”，现在改叫“元旦”了，还是政府顺应民意，发布通告让大家正月初一过春节。马铺县最繁华的博爱街改名叫作解放街，天天有人在街上组织大合唱、表演，中学里那个戴眼镜的音乐教

师手持一根麻秆，兴致勃勃地挥动着，却突然折断了，这时正好有个气势汹汹的女人拿着一根竹片追着一个孩子跑过来，那几个合唱的学生就围了上去，纷纷指责女人凭什么追打孩子，现在是穷苦大众翻身作主的时代了。七嘴八舌把女人说得脸红耳赤，有人就缴了她手中的竹片，送给音乐教师当指挥棒。高昂的歌声像洪水一样又在街上激荡起来，马铺城里到处充满豪气冲天的喜庆。

苏百叶得空就上街寻找林芹菜，每次都一无所获，没有人知道这个疯查某（女人）跑到哪里去了。面对街上群情高涨的气氛，苏百叶突然感觉这就像是一片浩浩荡荡的水，而林芹菜呢，就是一滴水，一滴水在浩渺的水里就显得太渺小了。

托人到林芹菜娘家——就是盛产水仙的圆山下去打听，也没人见过她的踪影，她的两个哥哥显得特别冷漠，好像从来就没有过她这个妹妹一样。对苏百叶来说，这像是一场匪夷所思的梦，梦中醒来，怀里就有了一个会哭会笑的女婴，好像天上掉下来似的。她第一次抱着罔食走上大街，往解放街那里走去，一路上遇到几个久违的熟人或亲友，不是恭喜她终于生了这么个可爱的孩子，就是责问她怎么连生孩子这么大的事也没跟她们报喜，害得她们都失礼了，没提只鸡或带几个鸡蛋上门去道贺。苏百叶满脸堆笑，起先